

张昆华著

# 云南的

# 云

诗歌、散文、小说都写得好，  
有不少作品荣获全国性大奖；

译成多种外文、入选多种经典，  
被誉为文学“三头鸟”；

美感、情感、质感各具特色，  
有30多部著作映象七彩云南、

香格里拉、茶马古道，  
被喻为艺术“三眼井”……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云南的雲

张昆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的云/张昆华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21-3352-9

I. 云…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5929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云南的云

张昆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35,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352-9/I · 2542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 用整个生命体悟云南

顾晓

在文学的长途上，能够留下足迹的作家，必须是具有自己独特个性的作家。作家个性的形成是作家成熟的标志。张昆华兄大半生生活在“美丽的彩云之南”，做着一篇篇的“美梦”，抒写一篇篇的“美文”，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散文风格与个性。有评论称，昆华兄是“用美文表现云南美”的作家。这样给昆华兄散文创作定位固然是不错的概括；窃以为，似乎还可以往深里说，方能探骊得珠。作为独抒性灵的散文，昆华兄散文的起点与落脚点是用真诚美好的心灵去拥抱云南，热恋云南，用美文去抒写“美梦”，展现云南各族人民美好的灵魂与人性。这是作家作品能够拨动千万读者心弦，引发人们情感共鸣的“秘境”所在。

云南峰峦峻岭冠被全国。云南高山湖泊遍若明珠。云南山茶、杜鹃如锦似霞。云南民族风情千姿百态。云南是一座世界历史博物馆、世界自然博物馆。云南是说不尽的。云南是散文的渊薮。可是，若仅仅用美的文字描绘、记述了这一切就是散文么？就是真正文学的散文么？未必。那可能是人类学的报告、生态学的调查；可能是那些风景旅游点出售的导游文字（现在确有人据导游文字写成的“旅游散文”）。它难以说是真正意义的散文。散文要在山川中有人，风物中有情；有作者自我心灵的感应，生命的体验。昆华兄的作品就是这样的散文。对神话般、童话般云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熟稔，是作者散文创作题材的潜在优势；要将这种潜在优势转化为鲜活的艺术美，还必须作家用生命去拥抱，用灵感、情愫、沉思，用整个生命的体悟去敲云南这块美丽的燧石所爆发的耀目火花，彰显各民族兄弟姐妹们人性的质朴、品质的真诚、性格的纯挚。作者邀请读者与他一道漂泊在满溢爱和激情的生



命之旅中，追寻生活的真善美。在商品大潮冲击下，在物欲膨胀、人性异化、精神萎顿的世风里，他的作品，带给读者一份心灵的养料，一处精神的栖息地。

昆华兄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散文家，他有着明晰的散文观。他的散文创作实践，有着独具个人风格散文观的指归。他说：“如果诗歌是灵感的天空，小说是命运的大地，那么散文就是天空和大地之间的长河。但散文的长河则是天空和大地的精气结合而产生的生命与艺术的浪花，其特征是流动着美感和情感”。他散文的个人风格是与小说和诗歌相融和，或说掺入小说和诗的原素。他的散文常常借助小说叙事转换，有着淡淡的情节与粗线条的人物抒写，以增强作品可读性，但又不失散文的真实性。他的散文有着浓烈诗的特色，不仅因为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歌吟，不仅因为语言诗的色泽，更因为作品孕涵着一种诗的意韵、诗的意境，着力将生活用感情提升。读着那一篇篇散文，也如读着一首首诗。

2008年8月于北京

# 目录

---

- 1 / 序言：用整个生命体悟云南 / 顾骧
- 1 / 摩梭女人留不住昨夜星光
- 46 / 纳楼探秘
- 46 / 上篇：官厅衙门堂前燕
- 55 / 下篇：谁在守望回新寨
- 70 / 呼喊群山
- 102 / 猎虎者的后代
- 103 / 上篇：遥远的拉祜人家
- 114 / 下篇：哀牢山中访苦聪
- 128 / 歌声来自延安
- 146 / 聂耳始终之地
- 156 / 云南的林则徐记忆
- 161 / 点燃侏罗纪时光
- 167 / 国殇回声
- 171 / 苍凉的回答
- 173 / 冯牧的云南往事
- 173 / 冯牧与开远
- 179 / 冯牧与泸沽湖
- 186 / 冯牧与澜沧江
- 191 / 新城旧事
- 202 / 仰望夜空巴金星
- 207 / 后记：美梦与美文

# 摩梭女人留不住昨夜星光

谁都知道摩梭女人的百褶裙，  
是多么的温柔，无比的漂亮，  
她能笼罩英俊而挺拔的山岗，  
却不能像蓝色夜空那样宽广……

——摩梭情歌

一位台湾作家专程从海峡那边，经由香港转机飞到彩云之南，去拜访充满神秘色彩的摩梭人。时隔半月，当他风尘仆仆地回到滇池之滨的昆明，又要飞返台北闹市的前夕，对我连声地说：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真有母系遗风女儿国……但接着又感叹道：对于匆匆来去的游客，你可以从地域上一步步地走近遥远的滇西北，走过大理、丽江，走过金沙江而走近小凉山，走近群山环抱的泸沽湖，再走进湖畔的落水村，但你却很难走进摩梭人的心灵世界……

他知道我三十多年前就去落水村的摩梭人家住过不少时日，此后又多次前去访问，凭着地缘人缘情缘，应该比他更了解摩梭人，要我对此谈谈感受。

关于摩梭人的话题很多，我谈什么呢？我想恐怕还得要从文化的根说起。

## 一、泸沽湖畔岁月长

我每次去访问摩梭人，到后的当天傍晚和告别的当日早晨，总要沿着泸沽湖漫步。在我的心目中，那蓝色的泸沽湖就是一部关于摩梭人的历史的文化的





云南省西北部在滇川藏交界处的泸沽湖畔聚居着摩梭人，至今仍保留着远古社会遗留下来的母系制家庭习俗，家中无夫无父，男不娶，女不嫁，男女之间仍然存在着阿夏（即情侣）的走婚现象。



泸沽湖畔的落水村，不但风光奇丽，而且还保持着典型的摩梭文化。

书。摩梭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根据专家学者们考察后所定的这一连串包括了多个民族语言交融而成又独具特色的摩梭语，你就可以想见这个民族是处于哪些民族的生存地域和文化圈中，他又怎样才能生存，怎样创造自己的文化。摩梭人除了在宗教中少量借用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和大量搬用藏族的藏文之外，没有属于自己的正式文字。阅读和使用汉字那只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近事。但唯有泸沽湖——这充满文化内涵的泸沽湖则是完全彻底属于摩梭人的。那一朵朵浪花便是摩梭历史的一幅幅图画。那一道道波浪便是摩梭风情的一行行歌谣。在湖畔的杨柳树下，在湖上的小岛之巅，倾听摩梭人的原始宗教达巴教的达巴吟诵由他们的祖先一代代口传下来的经典，或是倾听摩梭老人讲述创世纪的传说故事，要不倾听摩梭男女们对唱情歌，你会觉得这一切的源泉都是来自泸沽湖。

泸沽湖面积50平方公里，水面海拔2685米，湖水最深处93米，平均水深也在67米，这么大，这么高，又这么深的湖泊实为罕有，仿佛是飘荡在天涯的一片云彩。湖面高出山北边的永宁坝子30多米。大约是因为其形状南北长而东西窄，犹如曲颈的葫芦，而被外人取了个汉化的名字——泸沽湖。但她真正的名字是摩梭语：些纳咪，些纳意为湖，咪，是妈的称呼，连接起来意为母亲湖。湖畔最高最大的山是湖北岸的狮子山，这也是依形似而取的汉名。摩梭人叫那山为格姆，意为女神；每年阴历七月二十五日都要举行祭祀格姆山的转山节，以祈求女神保佑人们清吉平安、人畜兴旺、五谷丰登。这是摩梭人最盛大的女性崇拜活动。近看这山下的湖，远望那湖边的山，再寻思摩梭人所赋予的些纳咪和格姆的名字，我觉得这都是母系文化的注释；再细细分门辨那山风掀动湖波所发出的拍打岸滩的声音，我便会在漫步中不停地追问着老了的光阴或去了的岁月……

其实，许许多多中外游客之所以不远千里甚至从万里之外来拜访摩梭人，除了去欣赏那里的自然环境，去领略那里的人文生态，最好奇最感兴趣的则是那里至今仍然保有着为数很多的母亲为尊、女人当家的母系制家庭。中国至少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由母系社会进入到父系社会，然而这里却是人类社会目前还唯一存在着的原始母系社会遗迹的地方，于是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家们蜂拥而至，经过长期的考察研究，一致认为这是母系社会“博物馆”或“活化石”，而文学家则为其献上“最后的母系家园”的桂冠。正是这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个个母系家庭，像一颗颗无价的宝石吸引着人们从那梦幻般的、而又是真实的一道道光环上，看到了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和未来数百年的男女两性之间以及婚姻家庭内部已经走过或将要走的道路。



摩梭，系古语“牦苏”的演变，意为放牦牛人。这个游牧民族是古羌族后裔，远古时代由我国北部青藏高原南迁而至滇、川、康、藏交界的深山峡谷，在湖畔四周与山间平坝定居下来。因而直到现在，对死者举行葬仪时，巫师达巴都要吟诵《开路经》，指引死者的灵魂沿着祖先走过的路返回永远的安息地——昆仑山去。两千多年前的汉文史书对摩梭人便有记载，《史记》和《汉书》称为“牦牛羌”、“牦牛夷”。“摩梭”这个称谓，最早见于《后汉书》第二十三卷《郡国五》。此后，唐代称“么些”或“磨些”；宋代称“么些”或“摩些”；元代称“摩沙”或“么些”；明代称“磨些”或“么西”；清代称“摩娑”或“摩挲”。在正统的史志《新唐书》、《元史》、《明史》、《清史稿》以及其他史书如《华阳国志》、《三国志》、《西康图经》、《云南图经》、《蜀中广记》、《樊志》、《蛮书》等都以异字导写的同音记载了摩梭人及其简要历史。特别是在《元史》中则更加明确的记载了元朝与永宁土知府和蒗蕨土知州摩梭土司的隶属关系和建制的历史沿革。这不但表明摩梭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族，而且也说明摩梭在七百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封建领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十分稳固而又鲜活地存在着甚至还发展着母系制家庭呢？

这就不能不首先来谈谈摩梭人的情爱性爱与婚姻家庭的实际状况。

摩梭人至今有三万多人口，主要聚居在滇川交界处属滇的宁蒗县的永宁、拉伯、大兴和属川的盐源县左所、瓜别等地。云南境内占一万五千多人。泸沽湖周围为摩梭人文化的核心地域，无论其山水岛屿和人物家世都具有历史文化的典型性。这个古老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同样经历着原始的部落社会和氏族社会，这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漫长的历史阶段，就正如聚居在滇西北的当打力卡雪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的独龙江河谷的独龙族，至今仍处于原始的氏族社会末期一样。但摩梭人的历史进程却由一位伟人的到来而加以改变和提前。据摩梭人的达巴教祭司——也就是原始宗教的传承人口诵的：很早很早以前，摩梭人只有西、红、牙、阿、布、出等六个氏族，后来才分化演变为分别由女人或男人当酋长的更多的氏族，而部落则组织得更为集中和庞大。比如今天宁蒗县所属的摩梭人就只有两大部落，永宁、拉伯为一个部落，蒗蕨为一个部落。据《元史·地理志》载：“永宁……么些蛮祖泥月乌……世属大理。”还有别的史志则明确记载着，在汉代末期（约公元24年）摩梭泥月乌部落“征服了当地土著，并在他们的领地上定居”，泥月乌便是永宁阿氏土司的有史可查的较早的祖先。由此可见，在唐、宋两代，云南的摩梭人就先后受南诏国和大理国的统治。千多年前的南诏、大理封建统治政权与边远的摩梭氏族、部落社会共存相处。正当摩梭人以沉重的脚步行



泸沽湖畔的摩梭人家，传统的木楞房。

走着自己缓慢历史的时候，那位英才雄武的忽必烈的征服大理国以完成驱兵南下而最后结束南宗小朝廷命运的战略行动，开始了军事史上的一次出乎兵家预料的出色的远征，于1253年秋天统领十万大军到达川北松潘，又兵分东、西、中三路进军云南。忽必烈亲率中路大军由四川泸定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两千余里，从木里、盐源进入云南境内驻扎日月坪。当忽必烈的蒙古战马的铁蹄在唐宋的古茶马驿道敲打着残破的石板而迸发出火花在暗夜里闪烁寒光的时候，处于兵家必争的要地永宁的摩梭土酋，为氏族免于生灵涂炭而归降依附。于是，历史才以短促的时光写下了清代布衣孙髯翁在昆明滇池畔大观楼长联中所咏叹的“元跨革囊”——忽必烈大军靠羊皮气袋渡过险恶的金沙江，而于12月兵临大理国城下。此后才有了至今仍矗立在苍山洱海之间的“元世祖平云南碑”，云南才一改自西汉以后，与唐、宋两个朝代相始终的南诏国、大理国封建割据的局面，而正式被元朝划为一个行省，成为名符其实的地方政权。当时忽必烈回过头来，为表彰永宁摩梭酋长率众归顺和随军征战有功，便赐封永宁和蒗蕤两大部落的酋长以土司官衔并世袭延续。一纸令下，就把氏族制度改为土司制度而使摩梭人糊里糊涂地在一个早晨便匆匆忙忙地由氏族社会而未经奴隶社会便进入了封建社会。比如土司就是父传子的世袭制度，这就使土司家庭必须是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的父系制



家庭。然而这只是上层的事，永宁泸沽湖地区虽然有了土司官员和封建政权，但社会的发展是由自己内在规律决定的。权力虽然把平等的氏族成员划分为司沛（贵族）、责卡（百姓）、俄（家奴）三层等级的封建领主制度，但也不能迅速改变社会与家庭一切。摩梭人氏族社会中的母系大家庭和父系大家庭依然并存，特别是母系大家庭，不但地位牢靠，还日趋发展。令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独龙族与摩梭人都居住在横断山脉和金沙河、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的水系之中，都生活在相距并不太远的滇西北高原峡谷里，但独龙族至今仍遗存的氏族社会，则全是由父系制家庭组成，即使与西藏察隅接界的独龙江上游的氏族社会也未形成封建领主制的经济关系。虽然摩梭人的氏族社会逐步解体和变异后，经济也比独龙族



木楞房内又一道祖母屋的门，进入时要低头弯腰，因为魔鬼只会直立，不会弯腰低头，所以只有家人和客人才能入祖母屋。

大大发展了，可是比独龙族的父系制家庭更为原始更为古老的母系制家庭，却始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两者相形对比，难说历史是有情还是无情。在日月的交替之中，淘汰或取消了从元代起始，又延续至明、清两代，父传子的世袭数百年、相传数十代的各位土司各位总管的官职之后，近百年来又相继出现了许多保长、甲长或区长、乡长等官员，也都对母系制家庭无可奈何，无法解释历代官员们的开明或保守。甚至在那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以革命委员会的红头文件下达命令，先后三次进行过“婚姻革命”运动，还派出红卫兵、民兵、军宣队、工宣队、工

作组等强大的力量来组建一夫一妻制的“夫妻小家庭”，最终也未能奏效。一直至今——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这个数千年前原始社会的母系制遗风或残留的母系制大家庭，不但继续在“遗”和“留”，而且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程中显示着新的风气，新的力量，使社会外部关系、家庭内部关系，都更为融洽与和谐。可以认为，母系制家庭是摩梭人在古老传统上不断调整 and 适应而作出的现代选择或超前的创造，这实在是新世纪面临的不能不探究的当代社会的一大文明奇迹和文化谜题。

凝视那深沉辽阔而又透明如镜的泸沽湖水，眺望那土司总管阿云山建造过豪华官邸的谢瓦俄岛，我走到湖边摩梭人所信奉的藏传佛教的祭祀焚香的白塔和玛尼石堆旁，迎着湖风的吹拂，在心中发问：

是否摩梭人生生不息的角落太小太偏僻，外面世界的变革浪潮难以在这儿发挥巨大的冲击力？是否由于摩梭人聚居在滇、川、康、藏交界的特殊地域，自然受到周边的纳西族、藏族、彝族、普米族、白族、汉族以及历史上来自北方的蒙古族等民族所具有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势力的渗透、制约、挤压、掠夺、统治，在各种制度的杂交、混合之中，特别注重寻求和渴望保持本民族传统的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爱情生活、家庭结构呢？这种寻求和保持，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为崇高而组成的母系制家庭内，其亲情的温馨和挚爱，更适宜于体现人性的善良和发挥人生的价值吗？母系制家庭虽然也有劳动生产、经济管理、宗教信仰等社会性问题，但其最大的特征不仅是母亲为享有至尊的权威的一家之长而主持家务，男性成员同时也受敬重，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这个血缘家庭的男女成员对外的情爱性爱和婚姻形态上。这也是摩梭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支柱。人们通常所说的难以进入摩梭人的心灵世界，难就难在摩梭人是否愿意为你打开他们两性之间美丽而隐秘的门窗……

## 二、火塘燃烧旧时光

此时，这个母系大家庭的正屋，消散了亲人相聚时的热闹，退却了各种活动的嘈杂，渐渐清静下来。火塘边只剩下摩梭人叫做“达布”即主妇了。用现代语言来说，达布大概是职称，亦可视作家长。这位主妇年轻时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珠玛。后来她生了孩子便多了一个头衔：阿咪，也就是阿妈。她的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在母系大家庭里是没有父亲的，只有阿妈的哥哥或弟弟，都统统称为舅舅。再后来，她的妹妹也生了孩子，这些孩子也同样叫她阿妈。当然她的孩



子也叫她的妹妹为阿妈。接着，她的女儿和她妹妹的女儿又生了子女，她的辈分便升高一级，孙儿们都管她叫阿依，翻译成汉语就是祖母。因此她现在是这个母系大家庭里的最高领导：祖母兼主妇。她既有组织生产、掌管经济的家庭行政权力，又有爱护儿女和子孙的家庭义务责任。在这个母系血缘的家庭中，她的威严表现为全家对她的尊重；她的慈祥体现在她对全家的关心；她的智慧呈现出全家和睦相处与丰衣足食的兴旺昌盛的景象。

我的面前就坐着这样一位对外部世界来说是充满了远古社会色彩的老女人，她的腰带上吊着红铜、黄铜、黑铁、白钢制成的一大串沉重的不时发出叮当作响的钥匙，这只是她掌管家产财物的一种象征。实际上这个家里的一切财富——比如房屋、粮食、马、牛、羊、猪、鸡，甚至那几只小猫老狗都属于家庭的全部成员所有，连她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成员每个人的生命都属于全体家庭所有。只是家庭的分工、血缘的延续和岁月的堆集，才把她推举到这个重要的位置。她常说，实际上她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之所以成为主妇和祖母，那也只是她的亲人们需要她如此而已，也是由于血脉的主流和分支逐步形成。

我多次来过泸沽湖畔的这个摩梭人的村庄，多次来过这个村庄里的这个母系大家庭，多次见过这位母系大家庭里的母亲和祖母。渐渐地她已了解我是一个作家，了解我想倾听她的心灵的声音，我只是想让外面的世界真实地理解摩梭人而已。因而今晚，她的几个女儿上花楼去等待各自的阿都，她的几个儿子都去邻村与各自的阿夏相会，她的几个孙女孙子也去村里村外唱歌跳舞，结交阿都阿夏去了。其实，阿都或阿厦，是摩梭话情侣的意思，只是性别上的称呼略有不同：女人叫男情侣为阿都，男人叫女情侣为阿夏。过去人们常说的“阿注”，那是普米族话，也是情侣的意思，只是语音略有差异。摩梭人觉得，因为都是男人去女人家相聚，而从来没有女人到男人家相会，那就是统称为阿夏吧。

这都是老祖母对我讲的准确的说法。她微微地睁着或闭着眼睛，那大概是火塘里的松木柴时而发出耀眼的火星或是时而又蹿起长长的火苗的缘故吧。

“儿子现在还去别家的女人花楼里与阿夏相会，摩梭话叫：瑟瑟，就是走走……”她总是用轻柔的声音说着话，不时去拨弄一下燃烧的火柴，又继续说：“晚上去与阿夏住一夜，明天早晨就赶回家里，吃早饭，然后再下田生产或下湖捕鱼……”

难怪人们把摩梭男人去女人家的这种“夜合晨离”的情爱性爱称之为阿夏异居的“走婚”。但我经过多年来的调查了解和对比思考，恐怕还不能把这种情侣相交称为婚姻。婚姻关系就是男女的夫妻关系的确立，并组成家庭。而摩梭人的



祖母屋是一家的中心。供奉的火神前是火塘；火塘左侧为一家之长老祖母坐的位置，旁边是老祖母的卧床；右侧为儿女或客人坐的位置。



母系家庭内，女的不嫁夫，男的不娶妻，男女都互称对方为情侣，只是男人晚上去女人家“瑟瑟”即“走走”能称为婚姻吗？

老祖母的眼角被轻轻的微笑启开，她拎起茶罐给我的碗里倒茶水，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摩梭人没有结婚的说法。你见了，我们家里没有讨来媳妇，没有上门女婿，没有妯娌，没有公公婆婆，有的只是一家亲生骨肉。谁不心疼亲生骨肉呢？一脉相承的血缘是一个湖里的水……”

一道道火光像闪亮的犁头在老祖母额头的皱纹上耕耘着她往日的岁月。她为我提起了只有子女或儿孙们不在场的时候才能谈论的话题。屋里的角落，火塘烧得再旺，也有映射不到的地方。而要回首一位老祖母过去的生活，我看她没有沉重的呼吸，因为她年轻时是轻松和快乐的，现在依然感到快乐和轻松。

火塘上支着一付铁三脚架，便是灶。灶膛里的火苗从老祖母以上几代的老祖母传下来的火种燃烧起便从来没有熄灭过，只有家庭太大，人丁太多了，姐姐或妹妹领着自己的儿女分家出去建造新房时才分出过火种。氏族就这么由母系骨肉的裂变而发展起来的，她用手指曲起来算了算，指着铁三角告诉我，这是她家最古老的祖传宝物了，它支撑过的岁月比几代人的生命加起来还要长，无论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也不管白昼黑夜，铁三角都在烈火中背负着全家老小的每日生



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图为设在家中楼上的经堂。

活，联系着全家老小的冷暖饥饱，像房屋的心脏，功劳比谁都大得多呢。

她要我看，火塘上方灶台，灶台上有一块锅庄石，那是老祖母的祖先从格姆女神山取来的。锅庄石两边有花瓶和香炉，中间供奉祖先的灵位。每天晚餐时，老祖母要先抓净饭放在灶台上敬献祖宗之后，全家人才能开始吃饭。灶台后是神龛，有佛祖塑像，正壁上贴着一幅从西藏拉萨请来的硬纸板彩图，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绘着日月星辰、火苗、海螺、金银元宝等，摩梭人称为“冉巴拉”，意为灶神。老祖母说，正是灶神保佑我们香火不灭，清吉平安。

这时，老祖母站了起来，领我来到火塘下方，指着两根粗壮的房柱说，左边的这根是男柱，右边的这根是女柱，建房时从山上砍来一根大树，锯为两截，上截稍细作男柱，下截稍粗作女柱，也是女性为根的意思。在她年满十三岁过生日的时候，她的母亲给她举行成年穿裙礼，对她说：“珠玛，你已长大，今后不再穿长衫，要穿长裙了……”她阿妈的兄弟也就是舅舅把一头完整的形似琵琶的腌猪从仓库里扛来放在女柱左边，又抬来装着谷子、包谷、荞子、麦子、高粱等的簸箕放在女柱的右边。达巴也就是祭司向冉巴拉灶神和祖灵献酒敬意之后，吹响海螺，唱起祭词，一是礼赞祖先的大恩大德；二是夸奖女孩的聪明美丽；三是教导女孩今后做人的规矩……

老祖母记得，她阿妈牵着她来到女柱前，让她一只脚站在琵琶猪肉上，一只脚站在盛满五谷杂粮的簸箕上，在达巴的诵词声中，将她身上穿着的旧长衫脱下来，再取下挂在柱上的百褶裙给她穿上，接着才穿上金边衣，在头上盘起用牦牛毛做成的假辫子和佩戴彩珠、红缨球，再戴上金银首饰……她说，当她穿戴好成年服饰，一向火塘、锅庄磕头表达崇敬；二向祖母、母亲跪下拜别少年，感谢养育之恩；三向祖灵神灵跪拜祈求保佑；然后再向家里的男女长辈磕头敬谢之后站了起来，她才觉得自己是从来没有过的美丽，不禁在兴奋的同时也涌起一种羞涩的感觉……因为举行过穿裙礼之后，她就可以拥有自己的花楼，可以结交阿夏，接待情侣了。

老祖母在原地讲述着，抚摸着她倚靠过的那根女柱，脸上放射着光彩。她说，后来在这根柱前，又分别为她的妹妹以及分别为她和她妹妹们的女儿与孙女举行过穿裙礼。而对面的那根男柱，是为她和妹妹们的儿子与孙子举行穿裤礼的地方……

“嗨，好像只是眨了几下眼睛，几十年就过去，便老了……”老祖母回到火塘的左边坐下，而作为客人的我，按规矩只能坐在右边，我们隔着火塘，望着炊烟迷漫的朦朦胧胧的对方，听她回忆起摩梭女人最敏感的话题：“你不像那些无

